

春秋集傳

九

卷一

秋

風

傳

九

春秋卷第十六

張洽集傳

成公

名黑肱宣公夫人穆姜之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胡

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曰豫常燠若此政事
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

象已見故當固陰汙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今旣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矣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至於雨雹冰雪則必書而不削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而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

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

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興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立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廣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賊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劉氏意林曾不務廣

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

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
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
擅者先王之稅旣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旣足以用矣今
不循先王而以意爲准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呂氏

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
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時事
君者皆不知反本爲務而以取救目前爲急下至戰國
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爲迂闊不切之論如世之治病
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脫矣戰
國以後井畝戰爭日不暇給則一切重斂苛賦之法並
用而其國家亦從而亡此療病而不先實其元氣之罪
也故有若之對哀公乃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

人之所
甚戒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

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

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

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

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不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

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黥寡採

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
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
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
買戎

左氏傳春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
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曷爲不言買
戎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

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
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
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
夷廼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
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
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程氏傳見桓五年

胡氏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
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
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

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我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尔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累

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注新築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夏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湏

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衛良夫爲志乎此戰

也云爾

胡氏傳齊雖侵虐而以衛主之者惡衛之數稱兵責良夫之不還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首

羊穀梁作手

左氏傳孫桓子還自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怒齊人笑已故魯衛因之

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

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
于辛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
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棄其車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
流血及襁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絰於木而止韓厥執執鵞前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死伐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
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齊侯免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呂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
也且言軍衆過制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
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土
皆公室之士一民皆公室之兵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

各將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
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
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
忿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
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
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
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王之爲
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穀梁作
爰婁

左氏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國佐也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之字
齊侯外祖父子

女也難斥言其
母故遠言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